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十三回 夏后妃繡牀半臂

按下劉弘祖與烏桓兩枝兵馬入洛陽而來。且說那烏夢月小姐，自那日被司馬罔拐入門來，要他為妾，夢月堅意不從，拔出身邊寶劍，竟望司馬罔砍來。司馬罔大怒，令手下軍漢將夢月及苗福姑、陸大雲一齊搶進後宮，鎖閉在一間冷房內。過了一夜，司馬罔指望他回心轉意，打發愛姬梅玉英，前來說他順從。梅玉英不敢違拗，只得來到冷房邊，叫從人去了封鎖，走進房門，與夢月見了一禮，說道：「賤妾乃齊王愛姬梅玉英是也，特來相勸小姐，既已到此，不如從了罷，不然，徒自苦無益，不知小姐意下如何？」夢月道：「大凡為人，當知禮義廉恥。彼齊王不知富貴已極，劫取良家子女，是無禮義也；婚姻而不通媒妁，強欲姦淫，是無廉恥也。無禮義廉恥之人，真禽獸之不若，指望我順從禽獸乎？今日事已至此，惟有一死而已，何用多言！」梅玉英笑道：「小姐之言差矣！人生如白駒過隙，時光有限。以小姐姿容絕世，正當及時為樂。況齊王乃當今之御弟，金枝玉葉，就屈小姐為小星，也不為辱沒了，你何至自拘形跡，下同寒蟬，使齊王一旦怒不可解，將欲置小姐於極刑，那時悔之晚矣！」夢月道：「鼎鑊不懼，何極刑之有？這倒不必慮，請梅夫人自便。」梅玉英見說他不從，只得回去報知司馬罔，說道：「烏小姐心如鐵石，不可說也。大王不如放他回去，一則全他的名節，二則此女係大臣之息，大王強取為妾，恐烏督府不能忘情，不若發還，大王也不失令名，不知大王意下如何？」司馬罔笑道：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豈有人已在我家，復使他回去之理？我不過用些水磨功夫，怕他不落我的圈套？」正是：

饒你堅清如球雪，也難脫卻水和泥。

自此又過了十餘日，司馬罔又到冷房中與烏夢月歪斯纏，逼他姦淫。夢月正在要死要活，忽然間，侍兒於柳腰走進房來，慌慌忙忙對司馬道：「不好了，大王快去，夫人不知為著甚麼緣故大發雷霆，尋大王說話哩！」司馬罔聽說，不覺呆了半晌，欲要前行，兩隻腳卻像酥了一般，再移不動了。於柳腰連連的催促，只得一步一步走進裡面來。

見了夫人孫氏，卻一句話也不敢說，惟有呆呆立著，聽其發揮而已。孫氏見了，又好氣又好惱，大罵道：「你這無知畜生，也叫你做個齊王，如何敢擅自搶劫命官女兒，藏在府中，意欲何為？」司馬罔只得勉強支吾道：「我我，，我如何敢搶劫命官女兒，藏藏藏在府...府中？」孫夫人大怒道：「你明明拐騙烏桓的女兒夢月，藏在府中，那烏桓遣人來我處懇求，要我釋放，還要瞞我？」司馬罔見說，知道事體已露，想來是瞞不過的了，只得又勉強說道：「這...這...這是寡...寡寡人一時差...差了，求夫...夫人饒...饒了罷。」孫夫人道：「你要我饒不難，只將夢月送出府中，萬事俱休。不然，決教你出丑。」司馬罔又道：「是是...是！我就去送他回...回去便了。」孫夫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快出去，若不送他回去，不許你來見我！」司馬罔見說，不敢再言，回身便走。

跨出了門內，依舊做出那齊王的身分來，便大模大樣竟不來發放夢月，一競走到大殿上，喚過前日那心腹人羅涼來，說道：「我前日一時失算，騙了烏小姐到來，如今好事不能成就，反被夫人知道了，叫我送他回去。我想前日有興而來，今日如何好送他回去？不知你有什麼好計策，成就我此事麼？」羅涼想了一大會說道：「若要成就，就怕夫人知道，此地是斷乎不能的了，除非寄在別人府中。一者免送還之辱，二者後日或有成就的日子。」

司馬罔道：「寄在何處，方無失誤？」羅涼道：「瑯琊王觀，與大王素稱莫逆，寄他府中，方為萬全。」司馬罔道：「汝言甚善。」便叫過兩個丫鬟，到冷房中去喚出夢月及養娘等三人，叫他上了大轎，就令羅涼引領，竟望司馬觀府中而來。

那司馬觀的府第與司馬罔的府第，相去止有半里之隔。那司馬觀為人極是正氣，府中姬妾雖多，尚未有太子。後宮有夏後氏，年紀約二十餘歲，生得美麗無比，是他極得寵的妃子。那妃子為人也極賢慧，只是有一件毛病，他所好的專在那風月場中，極不喜的一個獨宿不喜獨宿，此婦人通病，非毛病也。伏後牛金小史。當日司馬觀與夏后妃正在階前，看那侍女們摘花閒耍，忽然從人來報：「齊王府中送一個女子來，要寄在府中，現停轎在外候旨。」司馬觀聽說，不知是甚麼緣故，便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著他進來。」從人見說，出去了一會，不多時，只見抬進一乘大轎來，後面卻隨著兩個女人。一會兒到了殿下，便住了轎，裡面走出一個女子來。司馬觀將他一看，只見那夢月容貌雖然美麗，卻滿面都是淚痕，愁慘不堪。司馬觀心下疑惑，打發了齊府的人去了，就同夏后妃喚夢月到暖閣中坐下，問其緣故。

夢月看司馬觀像是個正人，便不隱瞞，將前情逐一告訴一遍。司馬觀聽了，甚覺不平，說道：「小姐不必煩惱，且在我府中住幾時，看有方便，我就送小姐回去，管取父子重逢便了。」夢月聽說，連忙出位拜謝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大王之恩，真同天地了。」夏后妃在旁看了，對司馬觀道：「大王既有心救他，何不就送了他去雖曰不吃醋，吾不信也，卻不為美？」司馬觀道：「就送他回去，固是為美，只恐齊府又要別生事端。等待我與齊府勸諫一番，他若不聽，然後我竟送他到烏桓元帥任所，量齊府也無可奈何了。」夏后妃道：「大王作事甚是老成，非妾所及也。」司馬觀甚喜，遂將暖閣與夢月三人居住。夏后妃閒時，或時到閣中。與夢月談笑作耍。夢月當此愁悶之中，也樂得與夏后妃相敘。自此夢月與夏后妃成了莫逆之交，只在瑯琊府中居住過日。正是：

得與語時且與語，可安身處且安身。

自此之後，又早過了半夏有餘。忽然一日，夏后妃與夢月因司馬觀入朝，不在府中，兩個約了同到後花園閒耍。也是合當有事，夏后妃該有一段奇緣，後來當承晉朝的天下，所以弄出一節極風流快話的事來。你說是甚麼事？他兩個一同走進園來，只見荷花池上，坐著一個後生，年紀不上二十左右，且是生得風流俊雅、體度安詳，正在那裡看荷花作耍。見了夏后妃與夢月走來，知道是府中姬妾，連忙立起身來，思想要迴避，卻是那條路要打從夏后妃走的所在經過，只得立在旁邊，看夏后妃走過了，方才舉步出園門而去。

那夏后妃見了這後生，不覺神飄意蕩，心下想道：如此一個美貌後生，不知他姓甚名誰，只可惜不曾問他一聲，競自放了他去。又想道：吾相隨瑯琊王一年有餘，不曾有甚麼男女，況且瑯琊王年紀已望五，子息也是要緊的了，我若得與後生生下一子，將來這王爵怕不是我子的？一時間愁腸萬轉，想一會、思一會，不覺慾火如焚，那裡還有心遊玩，只得勉強同著夢月走了一轉，假托有事，競催促夢月走出園門，各歸臥房去了。正是：

有心莫與無心伴，未必他心是我心。

到了晚來，夏后妃一心想著那後生，那裡有心去理別事，竟自悄悄的叫了貼身伏侍的一個小丫鬟，依舊走出園門來，要尋日間那個後生。不期事有湊巧，剛走得園門，只見前面一個人慢慢的踱將來，夏后妃仔細定睛一看，正是日間荷花池上見的那個後生，不覺喜出望外，低低的對小丫鬟道：「我立在這裡，你去喚這後生，我有話要對他說。」小丫鬟依言，不一時喚到而前。

夏后妃鶯聲燕語的說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，為何只管在這園中往來？」那後生見問，只得答道：「小人姓牛名金，乃王爺手下一個給事官，因王爺不在，小人愛此一池荷花，私自出入紅葉媒轉荷花媒矣，望夫人恕罪。」夏后妃道：「我也不罪你，你的住宅在何處？」牛金答道：「小人就在花園間壁居住。」夏后妃道：「你可曾有妻小不曾？」牛金道：「小人尚不曾有妻小。」夏后妃道：「這也罷了，你可知王爺今夜回來不回來？」牛金道：「聞得王爺與聖上及齊府在華林園置酒，商量甚麼軍旅大事，只怕今夜還未得回來。」夏后妃道：「可是真的麼？」牛金道：「小人怎敢說謊！」夏后妃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且隨我來。我還有話講。」說罷，就向前先行。牛金不敢違言，慢慢的隨後跟來。

不多時到了夏后妃的臥房前，牛金便立住腳，不敢跨進。夏后妃見牛金不敢進，笑道：「不妨，你且進來。」牛金只得又進了臥房此真漸入佳境矣，立在窗前。夏后妃便對小丫鬟道：「你可去將外門關了，拿一桌盛些的酒進來，與牛爺吃。」小丫鬟見說，

轉身去了一會，果然拿了酒餚，將來擺在桌上。夏后妃便叫牛金吃，牛金推辭不敢。夏后妃笑盈滿面，伸出纖纖玉手，去扯牛金道：「不必作如此木偶人相，且來飲酒。」牛金見如此光景，料有些妙處，便大著膽坐下。夏后妃也就在對面坐下。兩個舉杯便飲，飲酒中間，夏后妃撒嬌撒癡，巴不能勾將牛金抱入懷中雲雨起來。那牛金到此田地，便也神魂飄蕩，把持不定，伸過靴尖，將夏后妃的金蓮一勾。夏后妃並不出聲。忙立起身來，先將上衣脫去，穿著一件背搭，露出半臂，坐在牀上。牛金看見，喜不自勝，也慌忙立起身，走到牀邊，將他裡衣脫去，推人繡牀，便雲雨起來。其時兩人云雨之妙，不可名言。有詩為證：

珍重香肌到枕邊，佳期款款度雙仙。

腰肢擺盡陽台柳，柔語傳將帳底言。

忽地錦茵翻白玉，俄看繡榻聳金蓮。

今宵雲雨香閣內，不羨巫山夢裡傳。

又有《蝶戀花》詞一首為證：

偶步花園，情正切，瞥見金牛，引得香閨列。擲杯舉眼嬌聲歇，繡牀已是鴛鴦接。

柳腰款款排冰雪，喜殺情郎，今夜偷香竊。棒定金蓮難口說，冰肌照盡窗前月。

兩個在繡牀內，你貪我愛，約有一個多時，方才雲收雨散，穿衣而起，剔亮銀燈，洗盞更酌。看看到了更深夜靜，牛金欲起身辭去，夏後氏不捨，就留在香閣中，一同睡了。是夜，重修旗鼓，再戰陽台，自不消細說。

至明日，牛金恐怕有人知道，取禍不小，絕早起來，別了夏後氏要行。夏后妃也不敢強留，叮嚀了幾句要緊說話，就送他出門去了。自此夏后妃與牛金，看司馬觀不在府中，便兩人一處取樂。卻是王府深密，並不有一人知覺。看看到了一個月之後，夏后妃便懷了一孕，一年之下，樣光滿室，產下一個太子。司馬觀不勝大喜，取名叫做司馬睿，襲了瑯琊之爵。南渡之後，群臣尊他為帝，承了晉朝天下，是為東晉。史書相傳，以牛易馬，蓋此事也。此是後話，不須煩敘。

且說那司馬觀自留夢月小姐之後，因國事匆忙，日日在朝中商榷國家大事，沒有一刻空閒。又因司馬罔為色慾所迷，國事全不在意，惠帝又是個沒決斷的人，司馬觀只得凡事主持，相可而行。身非宰相，竟做了一個操持國政的人。忽一日，司馬觀正在朝堂檢閱四方的奏章，只見一個黃門官捧進二道表章，呈於司馬觀。司馬觀展開，不覺失色大驚，更從頭細細看了一遍，忙奏知惠帝，聚集文武百官，商量其事。正是：

晉朝失卻英雄主，惹得兵戈是外來。